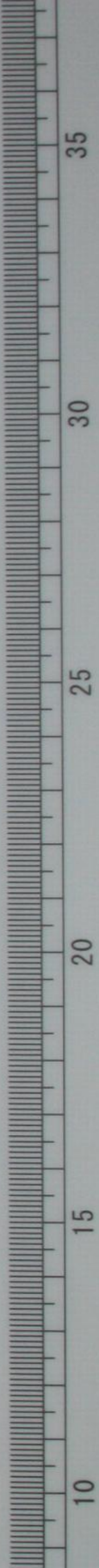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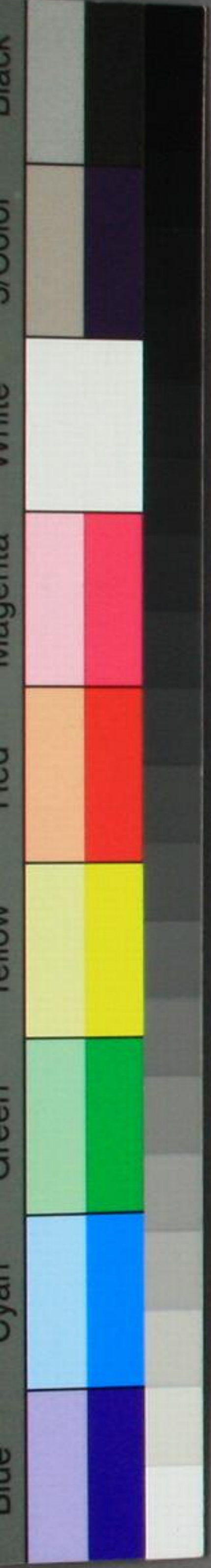


筆記詩集傳

十四

↑ 13
887
11



4 18
號 887
卷 11

筆記詩集傳卷十四

蕩之什三之三

蕩之上帝首章

大正十五年二月
花房仙次郎氏寄



輔氏曰蕩、共蕩、予民無能名焉之蕩、同。○舊說古義云蕩厲王無道，中穆公賦此詩以諫之。出增釋許氏曰此章言人之多辟，非天命之本狀，人自失其初爾，以起後章之意。亦帖云蒸氏四句，總是解上文，而天生二句，又是喚起下文。靡不二句，又解上句，正見命之匪謀也。婦嬖云多辟，即指疾威是言天道之反常也。就乱世上見之，而命字俱以所賦之理言，靡不二句，暗指厲王托之蒸氏，此詩之微詞。鄒臣虎曰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二句}乃一章大旨，後所說天不洎爾，說匪上帝不時，皆靡不有初之意。所說恤德、魚然、沉湎、垂簷等事，皆鮮克有終之意。○熊氏曰：劉宋邑名，康謚也。康公定王。母牙，所謂王季子也。天地之中，猶言天地之性也。以此理無過不及而言，故謂之中。人之生，必稟受此理而俱生，此乃所賦之命也。能順其則，順天地之命者也。所以得福，不能循其則，逆天之命者也。所以得福。

文王曰咨二章

娵嬖云：疆禦是有強力，足以禦衆暴臣也。格克，格擊民而勝之，取其財，貪臣也。○輔氏曰：此章以下，託為文王嘆紂之詞。

者，蓋厲王暴虐，詩人不敢直刺其惡，故耳。且厲王之虐，大略似紂，所謂與亂同事，罔不亡也。古義云：每章俱用文王二句起，不用韻，變體也。曾說文云：辭之舒也。曰：曾是有怪詭之辭。上二句曾是何乃自是人，下二句曾是言何乃用是人也。娵嬖云：貪酷是一套事，強禦格克不是兩樣人。在位者在服，即當任事，意不平，說以貪暴之臣而使任事，即此便見恤德、恤德，即指強禦格克。女與是力者，好暴多欲，是為此輩之倡也。

文王曰咨三章

古義云：羣行攻劫曰寇，取非其有曰攘，加以盜名，醜之甚也。釋言云：屆極，究窮也。○娵嬖云：義類是愛養斯民之臣，此

此句只反言以起下遠君子親小人耳專言疆禦者謂暴足
以濟其貪培克亦在其中矣疆禦之臣多取怨于人故曰多
對說通引顧東江云凡小人倡為害民之事必有一段邪說
辨博以濟其奸如商鞅王安石是也人主不察而信之明是
引寇攘而使居於內也卿孃云寇盜即上疆禦攘盜即上培
克

文王曰咨四章

謝氏曰以傲狠作氣勢以暴虐為威聲如虎狼魚然之狀古
義云中國對夷狄言與民勞篇解同觀牙六章對鬼方言可
見孔疏云陪貳謂副貳王者則三公也○卿孃云此因用人
之失而推本乎君德當以不明二字為主魚然極言暴虐之
威也指王說怨即上咀祝而反以為德此便是明白了故下
隨以不明言之四句只一意古義云爾德不明與不明爾德
顛倒變文而意自相屬由不能其德故其德遂不明也

文王曰咨五章

一說古義云式發語聲指下與篇中諸式字不同陸德明云
一作或鉞按注式用也疑亦解上一式字古義云號者嗟吁
之聲呼當作辱說云嗟辱也蓋大叫之聲古人鳥呼亦作
於辱是也○卿孃云此甚言飲酒之昏正爾德不明中之事
也不義指上強禦培克乃義類之反也鉞按注惟不義是從

而用也。似不專以人言。古義云。號呼亦愆止中之一事。然至
於號呼則酒酣極矣。俾晝夜作視靡明。靡晦句更淺。言其沈醉
不省。雖白日昏。狀如夜也。蓋荒耽既甚。神志昏迷。豈特廢
時失事而已。舊說輔氏曰。人當晝有所作為。今俾晝作夜。則
渾不視事也。

文王曰咨六章

鄭箋云。如沸如羹。云如湯之沸。羹之方熟。說約云。如蠲塘不
靜也。如沸羹不寧也。俱形容亂世之象。古義云。小大以法度
言。先王之法度。皆為小人所變亂。其有尚存而未亡者。特千
百中之十一耳。人指王也。不欲介言。故但汎稱人也。一說說

通云。枝葉未害。有謂四夷未侵。諸侯未叛也。本實先撥。即任
小人等事也。末二句。猶有望之之意。焉。疑問云。通篇說殷商
事。只末一句泄出本意來。此議論之極佳處。此文章之極妙
處。

抑之威儀首章

孔疏云。隅者角也。廉者稜也。角必有稜。故曰廉隅。○柳蠖云。
抑之。是自狀縝密。非若下文有工夫。哲愚則就儀之知慎。其
不知慎言。世之名為哲者多。而能慎儀者少。蓋無威儀。正是
無德。雖為哲人。實似愚人耳。疾字。戾字。俱下。得到此四句。結
是承人言而怪嘆之。以發自微之端。見君子當慎儀。以復其

常也。○詩緝云：詩皆自警之言。脩身治國，平天下之道，其庸庸大業相表裏。古義引徐光啓云：此詩之作，以聽言修德為主。欲聽言修德，必先磨去一段矜許自賢之心，使其中退狀自下，若拙若訥，乃可。故曰：虛以受人。又曰：滿招損，謙受益。此章全是發明此義，以為提領。

無競維人二章

欽按：競，強也。謂之無競，則謂無人抗其強也。故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之競，亦通訓強而已。以為莫強焉之義，不必從。○卿嬖云：首段言道德自狀之感應，下言能修道德而後可以為法也。俱論人君尚如此，未就武公身上說。無競有覺，俱有

工夫。無競者，體道自己而卓然莫尚。本自盡來，有覺者，修德自我而廓然直大。本自脩來，訓即訓我之道，順即順我之德。道與德原非二，自其德而由之，即道也。道德只在評定遠辰敬慎數字上見。修政令，謹威儀，即人道競德行覺也。維民之則，即四方訓，四國順也。謨，即是猷，命即是告。謨猶是經綸國家之本，命告是鼓舞萬民之術。敬勝其怠之意，慎防其疎之意。維民之則，重在上，可為法上。

其在乎今三章

疏義云：興尚也者，言其所行，以此為先也。前人功績，謂之緒。○卿嬖云：此章以下，就武公身上言。此乃武公自言今日如

此其省身克己之密故為是切責之詞未必實有此事與訓
尚猶尊尚也此一字管下三句一氣直下迷亂于政即顛覆
厥德正與上文訐謨三句相及荒湛于酒即迷亂顛覆之病
根也汝雖湛樂從即豐此句明刑承上訐謨等意是即先王
之道而可恃以承先人之緒者弗念罔敷皆從上句一直迤
下蓋責之切而不覺氣之急也求者考究詢問之意共者執
守奉行之義

肆皇天弗尚四章

古義云夙興夜寐是無逸之念言須侵早而即起夜分而後
臥也詩緝云廷內指宮庭而字作廷易揚于王庭指朝廷而

字作庭古字通用戎無孔疏云戈盾矛戟之類呂記鄭氏曰
用戒戎作用此備兵事之起蠻方九州之外不服者○說約
云此章以上三句為一連六句為一截下以二句為一連而
四句為一截卿嬖云此言天道可畏而因示以人事當修也
肆字承上昏迷顛覆來如彼二句以國勢言夙興七句是不
泄邇不忘遠之意正上所謂訐謨遠猷維民之章重在我為
法于民上車馬弓矢戎兵是三項以修字貫用戒二句相承
說戒之即所以過之也輔氏曰必無內外無遠近無細大無
常變皆當整辨飭備如此狀後庶幾近而吾民有所儀表遠
而蠻方有所畏避也

質爾人民五章

卿嬖云此又嚴治己之要與上章各開說疏義云曰成曰定皆安靜之意卿嬖云成即所以定也其事不離教養古義云人謂群臣民謂庶民卿嬖云侯度制自王朝者質之謹之俱從自家身上做出戒不虞常防其離叛祈免干禍謹之意慎出話敬威儀正所謂出乎身加乎民發乎邇而見乎遠者不應偏主修己說柔者粗暴之反嘉者悻厲之反總承言與儀說白白至四句又特抽出謹言一節以申戒之慎言非謹閉不出必如定命辰告方見能慎不可為也者詩通云言不可修為是馴不及舌意也疑問云凡人之言動莫不善於暴戾莫善於柔嘉論語曰動容貌斯遠暴慢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正是此意下文曰惠子曰輯柔曰減嘉曰淑慎曰溫恭皆應此柔嘉二字

無易由言六章

古義云任意而言曰申言詩緝云申言自由以言無得言曰我出言苟且如是孔疏引釋詁云朕我也自周以前朕為通言秦始皇既六國制天子之法號為皇帝自稱曰朕後代遂遵用之詩緝云繩之牽連不絕也○卿嬖云此正詳慎爾出話之事無易無苟正是慎之意莫捫二句正是慎處逝者一去一返即上章之所謂出也無言二句言感應必狀

之理以起下四句言德俱就好邊說惠于二句正是謹言惠字貫下二句言而曰惠之者順也正柔嘉之意朋友群臣也小子凡後生子身亦民也繩之者確守父言佩服祖訓也靡不承奉之為聖謨歛之為成憲也

視爾友君子七章

屋漏解釋官文孫炎曰日光所漏入也古義云三思啓語辭○婦嬖云此言慎修之功蓋即其察諸動者而勉其存于靜也友君子只是接賢士大夫之時輯柔而顏舉威儀一端而言不遐有愆指一身威儀言輯柔已自不愆了而又曰不遐有愆令是揆身不及的念頭屋漏不愧正是戒慎恐懼工夫

無曰二句足上起下之詞神之三句即神鑒以發明不可愧之意非懼鬼神而僅求其不愧也張壯泰曰所云神即自比心之神靈不容自欺處言之則時見其不可射也不可沈定鬼神說○朱子曰君子之戒謹恐懼無不然不待言動而敬信也呂氏曰此章教以内外交修也

辟爾為德八章

疑問云滅善也嘉美也古義云童指畜類之幼者猶易言童牛詩言童殺○說約云前四句言當修德如此也中二句言修德而至於無愆人必法之也後四句則一正一反言之以著其應之必然婦嬖云此又言修德有應以收前意辟字略

讀俾字有工夫。臧嘉總是至情至密。盡善盡美之意。淑慎二句串說。容止是儀中一節。不愆中規中矩之意。淑慎則不愆矣。踰理謂之僭。害理謂之賊。此不分事理。極為渾融。根上淑慎。不愆。未投挑二句。與上維民之則相照。

荏染柔木九章

注。忍。去聲。本作韌。說文云。柔而固也。釋書云。緡。綸也。孔疏云。綸則繩之別名。柔忍之木是維。可以為弓之幹。我乃緡被之。以絲則有弦而成弓。以荏苒猶溫。柔木猶恭人。則言緡之絲。與維德之基。互相足。○卿嬖云。溫。謙冲之實心。德基只虛說箇進德之基。其維哲人三句。則言其所以能進德者。以能聽言也。語言之善。便是德。順其善者行之。無違逆也。此正見能基德處。愚人反看此。與下章反覆言修德在于聽言。以終靡哲不愚之意。一說說約云。民各有心。只帶在愚人下。見其不同於哲人。不必總承以殉俗解。

於乎小子十章

歐陽子曰。非徒引其手而指以所從。乃所已驗之事。以示之。欲其信。非徒對面語之。乃提其耳而告之。欲其聽。○卿嬖云。此言教之理。惟謙能受益。首二句承愚邊說來。與上反看手携四句。總是喻之。詳切意。俱就告以臧否言。要不外乎治人修己事也。借曰未知。因其不受言而言。不指臧否說。靡盈乃。

上章溫之而可入德者當把虛心講夙知減否也莫成即
根此看成謂成德也民字泛言其實指武公說

昊天孔昭十一章

卿嬖云此與下章一以天鑒做之一以天禍懼之無非欲其
聽言以修德也孔昭指鑒別善惡不混言古義云我生靡樂
託為誦詩者自警之語謂我生無日非恐得罪于天之日不
見有可逸樂也凡人忽于修德者其病只只在樂之一字故
言此以深揚之亦與前樂從句相應卿嬖云夢之即未知減
否也古義云誨爾諄之從我心慘之未惟憂之深故誨之切
卿嬖云諄之即上手携四句韻之應夢之韻之為虐即上覆

謂我僭意既奄有闕歷多意比上抱子意更切

於乎小子卒章

卿嬖云舊止即修德等事我謀即告爾舊止也聽用有身體
力行之意大悔即下喪國且虛之說取譬即昊天不忒句便
是講意云曉譬非譬喻古義云孔昭以理言不忒以效言卿
嬖云回過其德即盈滿忽略不修政令不謹威儀而興迷顛
覆意俾民大棘則喪厥國而大悔至矣夫以武公之賢何至
有喪亡之禍而乃以喪亡為言者憂勤惕勵之至也董佐云
是詩也雖古聖賢之簡身亦不過是而衛武公乃身體而力
行之至使人直呼為小子而無一毫自恃自高之意其亦有

得于切磋琢磨之力而然歟古義

後語。國語韋昭注云。箴刺也。傲戒也。真氏曰。師長官師之長。昭曰。舍謂不諫戒也。旅賁。勇力之士。掌執戈楯夾車而趨。車止則持輪。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門屏之間謂之守。師長也。典常也。誦訓。工師所誦之諫書之於几也。真氏曰。執御謂近習也。昭曰。事戎祀也。瞽。樂大師。掌詔吉凶。史。太史也。掌詔禮事。一說。真氏曰。瞽。史知天道者也。昭曰。師。樂師。工。瞽。朦也。誦謂箴諫也。御。進主君云。懿。戒書也。昭謂懿。詩大雅抑之篇也。懿。讀曰抑。勸明也。書曰。敷作聖。謚法。威強勸德曰武。真氏曰。自卿以下。無一人不任箴規之職。自在輿以下。無一處不

欲聞。如是而意不誠。心不正者。未之有也。羅氏曰。侯。包撰。韞。詩翼。要十卷。劉氏曰。廣。廷。抑。詩所以得入二雅者。豈作公。此二詩在於為王朝卿士之日。而二詩之體製音節。又有合於大小雅乎。然而二詩但得列於變雅。則與先王雅樂。示自無相亂矣。

○菟彼桑柔首章

詩緝引錢氏云。倉兄。古文假借。未加偏旁。一說。填滿也。積也。倉兄。填兮。言悲閔積滿於中之意。○鄭箋云。芮伯箴內諸侯王卿士也。字良夫。○婦嬖云。桑柔。徧比周之盛時。仁覆天下。將采之病。比厲王之虐。百姓呼天訴之。非獨矜我也。美以我。

該天下言。

四牡騤々二章

毛傳云騤々不息也。鳥隼曰旟，龜蛇曰旐。王氏曰：周曰黎民，秦曰黔首，黎則黔首之謂也。○卿嬖云：此合下二章俱用征役者口氣。四牡騤々二句，總見征役不息，亂生正根。此說古義云：征役繁興，侯國有調遣之煩，故財力頓盡，非無國不伐而使之皆泯滅也。民靡有黎者，言丁壯從軍死亡略盡，無復有黑髮之人也。上文既言靡有黎，而此尚云以燼者，猶口存什一于千百云爾。朱傳不然也。卿嬖云：國滅民燼，總見亂生不戾也。末二句承國共民言，國步以王國之氣運講。

國步蔑資三章

儀禮士昏禮文注云：疑立正立自定之貌。○卿嬖云：此承上言禍亂之極，而歸怨致亂之人。蔑資將滅而可咨嗟也。居無所定，去無所往，正是天不我將意。君子沒指在位欲安民者，言說約云：君子實維秉心無競，其匪直也。人秉心塞淵，同俱兩句作一句。一說卿嬖云：實維實有維國之心。此二句輕只起誰生句。言禍亂不起于此而起于彼也。如下貪人忍心昏譖，正所謂競也。厲階暗指厲王用小人以釀亂，而曰誰者不直存也。曰至今者，追其始咎之也。厲稷即蔑資。

憂心惓々四章。

輔氏曰土字謂鄉里共室家也。周在西故曰自西徂東。鄭箋云禦寇之事也。○邶風云憂心慙慙承屬階來不辰猶生時不善意憚怒即指禍亂言靡所定處句根上征役不息來觀瘠孔棘正見土字之念不能自己說約云征役者之怨辭止此。

為謀為慮五章

朱子曰逝語詞也。○邶風云此正告以已亂之意首二句只引起下文重用賢上謀慮不得其道正與不序爵及告爾一句勿平憂恤以亂之當憂言如靡國不泯靡民有黎國步斯頻皆是序爵是辨賢好時點時正謀慎之得其道處誰能四句一正一反總見賢不可不用意此下兩章遂極言賢者之用以見不能序爵之意。○一說古義云爾指執政者觀後有嗟爾朋友之語可見蓋不欲有言王而但託之告朋友耳。

如彼邶風六章

邶風云此言王不用賢者亦不樂為用也。如彼邶風二句是詩人自形其憂亂之情民指賢之在野者言說約云莽云本不必過泥推原其故乃似出厲王耳疑問云好是稼穡云意謂姑就稼以食力耳邶風云維寶以其得自重也維好以其得自適也此皆自世亂上形之故云然耳疑問合下章云統其設言以見其憂之莫可解也。

天降喪亂七章

婦嬖云哀恫以下俱本蟲賊來稼穡卒瘁不止是代食失望
照下具字卒字可見靡有二句不是付之無可奈何言天禍
豐至那有許多氣力念得他也總是傷其危困之極意○春
秋傳出公華襄公十六年綴本作贅注云旒旗旒贅繫屬之
辭羅氏曰厲王三十七年國人畔襲王奔彘出召公周公二相
行政號曰共和一說疏義引蕪氏古史云厲王流彘國無主
有賢諸侯曰共伯和諸侯宗之固名其名曰共和輔氏曰此
謂滅我立王則為共和以後多然又謂告爾憂恤誨爾序爵
則非追刺之語也故朱子疑之

維此惠君八章

古義云曰維此者亦諷勸之辭後言維此聖人故此曰雖彼
者鄙而外之之辭後凡言維彼者放此詩緝云自獨猶獨自
也孔疏云肺腸五臟之物言之以表其心○疑問云維此惠
君一節終說出本意來婦嬖云前四句正謀共遠之得其道
者也見賢君用人之公下言庸君役智之弊上段只為引起
下段而發秉心二句正是民人所瞻仰的故秉持公心以周
徧謀度正所以考慎其相考有辨之明意慎有用之審意獨
言擇相舉重而言也擇一相則所用無不賢矣下不順共二
自字最不好率狂亦共瞻仰相反疑問云俾民率狂下文民

之貪亂為荼毒正是應此句

瞻彼中林九章

古義云。中林。中也。朋友僚寀之福。曹氏曰。不如鹿性善群。得食則相呼而共之。慮患則環居以禦之也。○卿嬖云。朋友之譖。皆由君之不考慎來。君既不以公心用人。臣亦皆以私心競進。故相譖也。

維此聖人十章

卿嬖云。聖愚不平。即聖人以見愚人耳。瞻言重言上。猶云有所見而言。百里極言其見之遠。不指地說。如禍幾之未形也。喜即安危利災樂亡意。匪言共瞻言相應。指苗伯自謂說。一說。古義云。我亦非不能指摘其為愚也。乃於此若有所畏。懼忌諱而不敢言何也。恨極而自詆之辭。○周語云。厲王虐國。人謗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不敢言。道路以目。王喜。

維此良人十一章

輔氏曰。上章之聖人。愚人乃妄言之。以刺厲王耳。此章之良人。忍心則指當時士大夫言也。○卿嬖云。此指王不能序爵。所謂不順而俾民卒狂者也。荼毒從貪亂上見。蓋迫于危困之極。不得已而狀其本心。豈肯為荼毒哉。

大風有隧十二章

婦嬖云良人即上良人不順即上忍心作字對征字俱自行
事上言君子小人之行各有其道則是易辭而爵易序見王
用人之當省也一說云中訓隱垢訓穢言其中多垢

大風有隧十三章

華氏圯敗族類也言與衆不和傷人害物者也○婦嬖云此
以以大風有隧友與貧人之敗類善人雖敗於貧人王實有
以佳之也聽言則對乃悲憤之詞中心如醉即是他曠曠慶
匪用其良是通篇闕要語結上誨爾序爵意此下二章皆托
為告僚友之詞存其見用者而用者之失自見○厲王說榮
夷公以下出周語

嗟爾朋友十四章

孔疏云飛蟲箋言飛鳥者蟲是鳥之大名故羽蟲三百六十
鳳凰為之長是鳥之稱蟲者也○古義云自此章而下皆自
明其作詩之意婦嬖云朋友即貧人豈不知以興亡敗亂之
理言如彼二句正見非妄言而可聽也陰女就改惡為善說
來一說古義云此即追述朋友已諧之事雖已經被其諧而
仍作此詩以致其忠告詩人之厚也○漢韓信傳愚者千慮
必有一得

民之罔極十五章

婦嬖云此反覆言斯民為非皆由小人也職字貫下四句陸

羽明曰此共下節正言小人生屬階至今為梗之由數職字
言專由小人則君子實為無競可知矣

民之未戾率章

卿嬖云未戾即罔極回過是也匪予單指履甘善言作歌
單指涼曰二句詞雖責小人意實歸重王上欽按注中小人
指同輩小人作爾歌古義云為汝作歌庶其聞之而省語乎
提醒深切正與予豈不知而作句相應

後語 疏義云小雅正月十三大雅桑柔皆詩人深怨甚痛

之詞故言之長如此狀彼多憂懼此多哀怨也

○倬彼雲漢首章

曹氏曰漢在天似雲非雲故曰雲漢也一說孔疏引河圖

地象云河精上為天漢以天河水氣與雨為類觀天之水氣

傷地之無雨古義云顏師古云穀不熟為饑菜不熟為饑又穀

梁傳云一穀不升謂之歉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

饑孔疏云言薦臻必是連年不熟大同徒以荒政十有二聚

萬民其一有曰索鬼神搜索鬼神而禱祈之下傳亦云國有凶荒則索

鬼神而祭之說文云圭瑞玉也上圈下方白虎通云璧者外

圈象天內方象地爾雅云肉倍好謂之璧孔疏云禮神之圭器

自有多名言圭璧為其總稱○鄭箋云烈餘也孔疏云拾猶

治也箋云仍叔周大夫也疏云仍氏叔字卿嬖云通詩惟首

二句是詩人之詞，下皆是述王訴天之詞也。說一雲漢昭回，便提出箇旱的景象，為各章早既大甚張本。古義云：天降喪亂，就大旱言，衣食無資，民財盡失，是降喪也。流離載道，民心不安，是降亂也。卿嬖云：牲無窮則曰靡愛，玉有盡則曰既平，寧莫我聽，非謂神之不聽，乃謂天不以其祀神而聽之也。即不降雨之謂，後不克不臨不助，忍予之意並同。味一寧字，有呼號瞻戀之意，故下文數寧字皆本此意。

早既大甚二章

卿嬖云：每章必曰早既大甚，見王憂旱之心，無刻不在念頭上。蘊隆蟲：詩緝云：旱氣蘊積，隆感其熱，熏人也。卿嬖云：首郊三句，正見不殄禋祀。古義云：奠謂祭時進之神前，瘞謂擇埋之于土，凡酒食牲玉幣帛祝冊之類，皆狀。濮氏曰：凡幣帛祝冊之屬，燎而瘞之。疑問云：靡神不舉，是備其禮，狀更有備其廢而祀之者。靡神不宗，則就其所嘗祀者，極致其尊享之誠也。卿嬖云：后稷雖親，而功力有所不逮，故曰不克。上帝至尊，而感格為甚難，故曰不臨。言后稷上帝而不及他鬼神者，舉尊親以該之耳。疑問云：此通是罪己之不能格神，非罪神之不我格也。○卿嬖云：寧丁我躬，是自省自然之詞，無非為萬民乞命也。

早既大甚三章

推去如從毛傳孔疏云推是遠離之辭故為去也。婦嬖云不可根廢祀大祀並修而無一昭應來如霆如雷只是形容兢兢業之狀。周諒曰三句輕是起下不我遺意見君民一體靡有子遺則是天之不我遺也。胡不相畏只本上不我遺而以胡不意逝下念民而至先祖干摧正兢兢業之美。此軍王格天之本。早既大甚四章。

孔疏云正者長也。先世為官之長。月令注云百辟卿士古之上公以下句龍后稷之類也。○婦嬖云不可沮言非人力所能遏也。赫之三句一直說云我無所即上不我遺意。一說古義云大命以國祚言止通作只語已辭也。婦嬖云靡瞻靡顧

是無所依賴之意。此句只宜虛說以起下。皆承此說去。解公二句抑揚重父母一追羣公先正共我疎止言助父母先祖共我親。故曰忍胡寧有責躬冀望意非怨詞也。○垂涕泣而道之。蓋字

早既大甚五章

婦嬖云此極言旱之景况而號呼于天也。悞焚熏皆以火喻。惟旱之如悞如焚故憂之如熏。疑問云不我聞若付之罔聞。又甚於不我助一說婦嬖云寧俾我逝乃自虞不德而居位上違天心思逝去也。又云昊天上帝乃司趨避之權者也。又何為不使我逃遁而去以一人而貽害百姓哉。

旱既大甚六章

蕪氏曰畏不敢也曹氏曰日月令天宗注云謂日月星辰也夫
自去歲之孟冬已祈今歲之豐稔可謂夙矣一說古義云方
社指雩祭四方之神及后土詳甫前此冬春既行祈年之禮
及己月萬物始盛待雨而大復行雩祭神能聰明故曰明神
○卿壞云全是自反語龜勉承我上遯來正言欲遯不得龜
勉以圖救耳惜不知故是自詰之詞祈年句是祈方社句是
報俱是常祭有先事之戒故曰孔夙無後時之愆故曰不莫
一祈一報無不盡禮即是恭敬不我虞不度已奉祭之心也
明神即上所祭者既宜無字是歸咎自家不是咎天

旱既大甚七章

歲凶年穀不登一段出毛傳孔疏云庶正周官三百六十每
官各有其長趣馬之官不以粟秣養其馬師氏之官弛廢其
兵而不用所驅馳之大道不使人除治之祭祀之事不縣其
樂膳夫之官減徹王之膳食左右之官布列於位不令有所
脩造大夫不得食穀米穀當士飲酒之時不得作樂此當先
有成文故傳引之以明凶年之禮朱子曰秦漢謂天子所行
之道為馳道鉅按註周禮也下疑脫靡人不周四字鄭箋云
里憂也疏云釋詁文彼里作惺音義同鉅按里惺理惺相通
用然此里釋詁惺訓憂而孟子不理於口漢李布傳無惺之

至並訓賴今朱傳引漢書為証蓋里悝訓憂者自有無賴之意也○卿嬖云此備道群臣救旱之心而致望于天無紀只以因旱而弛職不能如常統紀說即小註不秣弛兵等事也鞠是精神之竭疾是容顏之瘁庶正冢辜其責尤重故說鞠哉疾哉下則平叙職名而以靡人二句總之瞻仰是仰訴之詞云如何里言如何使我憂之無聊賴也

瞻仰昊天卒章

古義云大夫君子通指羣臣也大夫以位言君子以德言○卿嬖云有嘒其星與昭回于天正相應兩言瞻仰昊天情極勢迫想見宣王之勤懼昭假只是祈求請禱無贏是不遺餘力意指上鞠哉等頌庶庶正要本民安說未有民不寧而庶官得定者說約云庶庶正亦即應上章舉一槩餘也卿嬖云曷惠其寧暗指兩說若有不容絕望又敢期必者然但不可露雨字此句正與何辜句應結得絕妙凌濛初云通詩不露一雨字為後來詩家不露本題法門

後語 呂氏曰宣王小雅始於六月言其功也大雅始於雲漢言其心也無是心安有是功哉

崧高維嶽首章

卿嬖云上四句推本降生之異不重下功業上山高大則神非常故降生者必非常人也說約云按獄降生申自是古

今誦楊奩本不必有實事。卿嬖云。翰蕃宣三平者。此皆平時。右朝輔相功業。作已狀說。翰言猶夾輔王室。就損幹于內說。蕃言能保障侯國。就總領于外說。四方以民言。宣者經營而宣上之德澤也。一說古義云。四方則自四方之外廣言之。○李氏曰。申侯爵以其為方伯。故謂之申伯。孔疏云。此詩送申伯而及甫侯者。美其上世俱出四岳。故連言之。

賈：申伯二章

曹氏曰。漢地理志。南陽宛縣有申伯國。棘陽縣東北百里有謝城。其地相近。申伯先封于申。王使紹封于謝也。彭氏曰。此加地進爵之實也。○疏義云。此章言申伯封謝之由。天王城

謝之意也。申伯以諸侯入為卿士。賈王：嘉其勤復。使續其先世諸侯之事。改大其邑。命為方伯。而南方諸侯皆法之。故使召公定其宅。成其城。庶幾申伯以貽子孫也。蓋尊崇之道。致悠久之規。禮意無加於此矣。卿嬖云。定以經營言。登以成就言。其功即蕃宣屏幹之功也。此皆詩人述其事而推其意。非王命之詞。○王肅云。召公同寮。主輯治營築城郭。

王命申伯三章

錢氏曰。厲王之後。徹法漸壞。故使召伯正之。○說約云。此其上章亦反覆相足之辭。作爾庸顯然。當為王命說。故以厲命遷私人。亦命傅御云。爾侯行。非先就國也。卿嬖云。徹土田王。

者之大法故以命大臣遷私人王者之私恩故以命傳御祿
食有所需室家無相遠總見體悉周至之意

申伯之功四章

娵嬖云此言封國既成而錫以就封之儀也功乃營謝之功
下文城廟便是謝無城而今創立曰有倣城方始作廟已有
成亦營建先宗廟之意古義云寢廟既成則其餘功之小者
皆可以兼該之矣

王遣申伯五章

古義引爾雅云珪大尺二寸謂之珪注訓大為長也鄭箋訓
介圭從此說一說云按考工記玉人之事云鎮圭尺有二寸
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云云陳祥道云夫正
之大圭長三尺諸侯之圭長不過九寸錫以尺有二寸使實
之而已古義云路車象路也○娵嬖云遣之將行又以分封
之意申告之如此路車乘馬即是上文所錫我圖四句串說
莫南土非徒以地美人衆有酌令才擇重地意保字中有益
樹屏翰益著蕃宣以式南邦意非徒守國

申伯信邁六章

娵嬖云此總見王待申伯無不用其情不重申伯行且速上
古義云信邁猶果行也孔疏云自鎬適申則塗不經郟時軍
王蓋省視岐周故餞之于郟古義云王先在岐得召公之報

知營謝已訖，召申伯於鎬，至岐而命也。嚴云：鄙豐皆在鎬京之西，其地相近。王命申伯為州牧，改邑於謝，必冊命於文王之廟，故告廟畢而飲餞于鄙也。此還南二字中自有折轉，折自鄙至鎬，由是而南也。誠歸言始成行也。王命申伯意在喚起下峙糗一語，言追自王命申伯徹土田之時，而已預峙其糧，謂取井田十一之賦，以供委積之用也。此結前王命申伯徹申伯土田一案。遺人職云：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有路室，路室有妾，五十里有市，有侯館，侯館有積，少曰委，多曰積。

申伯番七章

詩緝云：此章述申伯至謝方送行而預道其事也。卿嬖云：止三句輕番，見精神奮勵為主振飭之意，入謝自此而入彼，非已到謝也。古義云：徒御嘽，此據其去時之儀如此。結前王命傳御遷私一人案，周邦咸喜者，京師之臣若民皆聚觀而喜也。卿嬖云：有良翰以平日蕃宣維翰卜之也。古義云：不顯三句，吉甫推咸喜之意而誇美之也。不顯以聞望言，疑問云：王之元舅二句，言親則王之元舅而賢則文武之士之法則也。語並美而實重，下一句曾氏曰：此章所謂文武後章所謂柔惠且直，辭異而實同，皆美其全德耳。

申伯之德卒章

輔氏曰柔惠柔德之善也直剛德之善也其德剛柔相濟文武兼資故能治萬邦而名著于四方之侯國古義云萬邦即四國舉其多而言則曰萬邦就其方而言則曰四國卿爨云強則治以剛弱則撫以柔聞者懷惠而頌仁憚直而頌義也承德來示大槩是其為卿士時樹立如此不必指定謝邑上孔疏云詩者工師樂人誦之以為樂曲說約云誦詩風三字變文相足究竟則總謂一詩耳卿爨云孔碩鋪張揚厲之大肆好意味嚴氣之美此皆申伯德業所自致原非自誇其能詩也○胡氏曰崧高與黍苗相表裏黍苗不過述召伯宮謝之功崧高則平吉甫送申伯雖美申伯多述王命故雅有大小不同也

○天生烝民首章

孔疏云山甫為樊國之君韋晦謂食采於樊在東都之畿內杜預曰經傳不見畿內之國福侯男者天子不以此爵賜畿內也傳言樊侯不知何按據古義云樊杜預云一名陽樊野王縣西南有陽城野王本河內今屬懷慶府夾滌鄭氏以為陽樊在濟源東南三十八里與河內相隣即其地也欽按河內濟源今皆河南懷慶之屬縣古義云按漢書杜欽傳云仲山父異姓之臣唐權德輿集云魯獻公仲子曰仲山甫入輔于周食采於樊羅泌路史中樊國凡兩見一以為秦伯仲

雍後一據潛夫論以為廢姓俱未詳孰是山甫卒謚穆周語亦稱樊穆仲○疑問云有物有則只就人說卿嬖云此欲明天生山甫異于常人而先言天生常人原與之常性如此天生四句輕重下四句物以形言則以理言與生俱生不可踰越故謂之則人心之與此則符者即懿德也古義云曰則曰彝曰懿德其實一也真氏曰彝而言秉者渾狀一理具於吾心不可移奪若秉執然為其有此故於美德無不知好之者卿嬖云天監二句緊連說正保茲二句之由而生山甫正見保茲也朱豐城云昭假於下謂宣王之明德有以格於天也錢按據朱傳則謂宣王致天之感格於下也

仲山甫之德二章

卿嬖云首句提起貫下二分三段俱要點物則意正見其異乎庶民慶疑問云德字即應上懿德之字則字即應上有則之字古義云仲山甫之德只柔嘉維則一語盡之君道主剛臣道主柔此亦一物之則也詩緝云令儀則動止雍容令色則容顏溫粹卿嬖云是式以為行軍之法也是力不過以志帥氣神馭官而已若者參贊廟謨能當君意不是曲意以徇君也使字根若字來亦非天子使之乃言山甫之德能使王命之賦耳此四句從德漸說到業上應上保茲天子起下王命山甫之意輔氏曰令儀令色柔嘉之發於外也小心翼翼之

柔嘉之存於內也。古訓是式，學問之不忘也。威儀是力，進修之不忘也。其措之事業，則上以承順乎天子，下以布宣乎王命。是皆柔嘉之德致然也。○蔡汝楠曰：所以令此則者，為其有此學也。允民無此學，則無此德。天生之則，亦乍明乍滅，終謂之凡民而已。

王命仲山甫三章

漢書賈誼疏云：保，其身體。朱子曰：其言式是百辟，則是為宰相可知。其曰保茲天子，王躬是保，則是為大保可知。此正召康公之舊職。○卿環云：此備舉山甫之職。本德字來首句提起，下分內外出入四平看。此層就王所命而言，未說到盡職。下章仲山甫將之，方是盡職。形式是百辟，謂獎忠順，教不及為諸侯矜式也。保王躬如慎起居，非僻之類，出是承王命而布于庶職，納是既布而復命于王。賦政巡行，侯國之事，四方爰發，四方翕然皆發以應之。疑問云：出納王命是政本之所係，故命之賦政于外。

肅，王命四章

疏義云：邦國，侯國也。○卿環云：此總美山甫之盡職，而德在其中。肅者，付托尊嚴，責以必效之意。將命宣渾，說而賦政，亦在其中。明之不止分別，就在勸戒意。在明乎理，就總說。察于事，就纖悉上說。朱子曰：所謂明哲者，只是曉天下事理。

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可以保其祿位古義云山甫
王眷既隆輿望共屬若使鷲狀自恃信心一往略無前瞻後
顧之意未必非悔吝之所由叢有山甫之哲則知微知彰知
柔知剛故能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忌自狀
災害不及其身矣衛太叔文子曰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
後也書曰慎始而敬終以不困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欽按夙夜二句亦所以能保身而善終也蓋言之○問既明
且哲以保其身有些小委曲不正處否曰安得此只是見得
道理分明事處之得其理有可全之道便有委曲處亦是
道理可以如此元不失正特不直犯其身若到殺身成仁處
亦只得死

人亦有言五章

曹氏曰茹者吞啗之名一說疑問云矜矜矜之人也寡無依
之人也盡鰥寡孤獨而兼收之○卿嬖云此合下章以人言
起者見常情如此而山甫不狀正見其異于蒸民以終首章
之意此章是就德之柔嘉維則處抽出言之茹吐借用字而
剛柔實以人言不茹不吐而不字正根明哲來大臣持衡天
下其道自當如此不侮有扶弱濟危氣象不畏有禁奸除暴
氣象此二句不過舉一事以証其不茹不吐平重上二句

人亦有言六章

卿嬖云此申其能奉德以輔君德也亦見其異于蒸民處古
義云德人性中所本具有一物必有一則所謂懿德也說約
云如毛是衆人能知能行之意卿嬖云奉者以身體之物具
而則自全也古義云愛好也好是懿德之好說約云愛之而
恨其莫助是極形容其愛之語亦不重莫助意古義云補
為完衣之義乃蒙上袞衣而言卿嬖云補者裨益也正保王
躬也

仲山甫出祖七章

古義云八鸞者四馬鑣八鸞鈴象鸞鳥○卿嬖云此及下章
四牡八鸞凡三言之不過疊言以成章耳不是始行在途至
齊之別蘧氏曰其馬業之而健其徒捷之而敏猶恐常不及
事也卿嬖云此句且含蓄只叙其心如此下城彼東方乃奉
其事言之○古義云薄姑在今山東青州府博興縣臨菑今
為臨淄縣亦在青州府

四牡騤々卒章

卿嬖云式遄歸以保王躬補王闕不可久虛意說誦統全詩
言穆如清風言其意味深長足以動人就山甫所能身之非
自誇其詩之美也永懷即上靡及之懷以慰其心述其德業
之隆見城齊乃所優為而以自慰也○按此說與朱傳合而
曾注則稍異

奕：梁山首章

籟氏曰：梁山，禹貢所謂治^梁及岐者。一說古義引雍大記云：在今陝西之安府同州郃陽縣北四十里，與韓城縣接壤。按其地臨河，去岐尤遠，非大王遷岐所踰之梁山也。孔疏引在傳云：邢晉應韓武之穆也，是韓侯之先。武王之子也，其封當在成王時，命為侯也。古義云：韋昭云：近宣王時，命韓侯為侯伯。其後為晉所滅，以為邑，以賜桓叔之子萬，是為韓萬，則其封在平王時也。其通作供，說文云：設也。在傳以王命討不庭，杜預注謂下之事上，皆成禮于庭中。○鄉嬛云：首四句輕，不過言韓侯由此道以朝慶厲王時，諸侯背叛，梁山之道或未必

通有倬慶，亦見中興氣象。親命與業命不同，重其繼體之始也。下有親命之詞，修職業，即繼世業，意不平。夙夜匪懈，正處共處不易，含有戒意。此正與無廢句相應。榦不庭方，又自虔共爾位中，抽出第一義以戒之。榦者，文告有詞，征討有備，使懷德畏威，轉而來庭也。古義云：以末章觀之，則其所正者，亦北面之國耳。

四牡奕：二章

考其玉人，王執冒四寸，以朝諸侯。注云：冒，其形四方，其大四寸，邪刻其下，諸侯來朝，以圭銳首，上合於天子之冒，圭以為驗也。鄉嬛云：淑旂，之善色者也。孔疏云：天官夏采注云：

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為綏後世或無漆鳥羽或施牛尾為之綴於幢上然則綏者即交龍旂竿所建其旂共一竿為貴賤之表章故云綏章當盧者當馬之額盧在眉眼之上鞞鞞者蓋以去毛之皮施於軾之中央持車使堅固也○嫫嫫云上五句不過欲言受賜故再提之介圭乃先世所受封者來朝則必執而見之以合瑞也王賜一句管下六句車馬旂服皆諸侯之所以辨等威者故錫之按金路無錫有鈎鉅言鈎膺必金路矣而得其鏤錫者蓋特贈之總之天子錫命之寵光也

韓侯出祖三章

注既觀至行焉從鄭箋孔疏云言其來為尊王歸而謹慎故反國亦為祖祭也大生云屠在陝西之安府鄠縣漢志注云古杜伯國漢宣帝葬其地因曰杜陵在長安南五十里古義云韓侯返國不宜復自鎬南行意必其地與邠里相近韓侯親事既畢將便道往行親迎之禮故出宿于彼也嫫嫫云餞于出宿之下則餞亦必于屠矣亦帖云贈餞皆王命之路車乘馬蓋常制之外特有贈行之儀示殊典也申伯元舅韓侯亦同姓之親謝氏曰申伯之行王親餞之韓侯之行王使顯父餞之禮亦有等差也朱子曰對內殺故云菜殺謂迨也嫫嫫云清酒百壺言其多殺殺四句舉常例其餘也所重在餞

故以邊豆終之。燕香言韓侯膺此燕之榮光也。重君恩上。
韓侯取妻四章

卿嬖云婚禮行于錫命之後。恩光寵貴萬倍尋常。故詩人並
叙之。汾王二句。族類之貴。孔疏云。彘於漢則河東永安縣也。
永安西臨汾水。故云在汾水之上。在傳於昭公之世。有莒郊
公。襄公之世。有黎公。欽按漢永安今為霍州。屬山西平陽府。
黎比公亦莒君名。鄭箋云。姊妹之子為甥。一說古義云。汾王
之甥。指蹇父也。爾雅云。妻之父為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
郭璞云。呼壻為甥。又自壻而外。據爾雅。呼甥者。有四輩。姑之
子為甥。舅之子為甥。妻之昆弟為甥。姊妹之夫為甥。郭謂四
人體。敵更相為甥。蹇父于其中。豈處一焉。示不可知。鄭箋云。
云。爾雅不載。必非古名也。孔疏云。蹇父。蹇氏父字。不書國。爵
則非諸侯。下言靡國不到。則是為主聘使之。人故知卿士也。
卿嬖云。諸甥四句。是來嫁之禮。極其盛。爛其盈門。承諸甥。護
爛。韓氏之門也。公羊傳云。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
之。以姪甥從。姪者何。兄之子。甥者何。弟也。鄭箋云。獨言甥者。
舉其貴者。毛傳云。祁。徐覲也。劉氏曰。徐言其行動。覲言其
容飾。鄭箋云。爛。粲然鮮明。卿嬖云。百兩彭。是迎以邦君
之禮。諸甥從之。是送以夫人之禮。示就始受命為諸侯者。

古義云。蹶父材力蓋壯健。故能以王命奉使于四方。周書記
武王之狩。禽虎二十有二。貓二。則是虎之類也。又捕鼠之狸。
亦名為貓。狀其形狀猥小。不當與熊羆虎並言。○卿嬖云。此
因上韓侯取妻之事。以原其得配之由也。歸重韓侯身上。孔
樂韓土。下五句見之。古義云。慶喜。令善也。喜其已得此善居
也。卿嬖云。慶既令居。即相攸時。末句方就韓姑歸韓說。燕者
安其所止之地。譽者適其所慶之情。乃預道之詞也。

溥彼韓城。卒章

申氏曰。春秋之時。城邢。城楚丘。城緣陵。城杞之類。皆合諸侯
為之。霸令尚如此。則周之盛時。命燕城韓。固常政也。古義云。
完。說文云。全也。鄭云。築完也。以者。推原其故之辭。先祖屯云。
韓侯之先祖。祖武王之子也。受命者。孔云。受王命為一州侯伯
也。百蠻云者。謂蠻服之百國。四夷之名。南蠻北狄。散則可以
相通。故北狄亦蠻稱。其追其朔。即是百蠻之國。奄說文云。覆
也。大有餘也。公羊傳云。什一而籍。是籍為稅之義也。陸氏曰。
貔似虎。或曰似熊。遼東人謂之白羆。古義云。豹取赤羆。取黃
當是各取其美者。亦如裘之重狐白也。孔云。貔言皮。則豹羆
亦獻皮也。○卿嬖云。首二句。原建韓國之由。輕看。下則詳王
命韓侯之意。以先祖至百蠻。是命之繼世業。以終首章。續戎
祖考之意。實墉四句。是命以修職業。以終首章。無廢朕命以。

下六句意因時百蠻因字是因其崛起難順不可無長先王因封韓侯之祖為之長故今王錫以追緇而使韓侯悉長之墉壑畝籍皆蒙王錫說來墉壑以固圉畝籍以足食實一經國之務修城池非新築新鑿但舊有者修之而已獻所有以利用是備言度位中事此章與首章雖互發但上是王言此是詩人申廣其意以見必如此而後王命不易耳

○江漢浮、首章

蘓氏曰自周而南出於江漢之間子公率兵循江而下也畢氏曰江漢合流之處在今漢陽軍之大別山下但去淮夷絕遠或者會江漢之師以伐之歟孔疏云武夫將士從征者淮在江北相去絕遠或在淮上兵營散淮而云順流下者江東北流順之而行將至淮夷乃北行嚮之也卿嬖云匪遊匪舒自是人心競勸如此無儆戒叮寧意求求來鋪是聲其罪而討之有罪人必得意求者以淮夷散處潛伏故欲求得其蹊魁鋪者以淮夷竊據中華故欲陳師以誅討孔疏云兵至境而期戰地至期日而出車建旗也○卿嬖云此詩作於成功之後固重呂伯之成功亦重宣王之報功講中不宜單美呂伯

江漢蕩二章

古義云經營者縱橫周匝而相度之兼伐叛招携二意四方

近淮夷之四方，成成功也。一說，卿嬭云：不曰伐而曰經營者，有處置意。凡謀以服其心，屈其力，皆足四方，即淮夷也。自朝廷言，總謂之四方耳。告成，即奏捷持檄，露布馳告，非吊虎自歸也。古義云：王國之畿也。義共六月篇同。鄭氏曰：用兵非人主之美事，不得已而興師，故召公告成于王曰：王國庶定，庶云者，幸其僅然，非以是為善也。古義云：時靡有爭，彙天下言之也。卿嬭云：四方平而王國定，外輯故內寧也。時靡有爭而寧，心寧下安而上順也。意實相承。輔氏曰：讀此章，見軍王能以天下之心為心，而召公又能以軍王之心為心也。

江漢之濟三章

孔疏引世本云：穆公是康公十世孫。○朱子曰：再言江漢之濟者，繫上事起下事也。卿嬭云：成功告時，召公尚在江漢，故敕書再命之。六句分式，闢四句正王命之詞，辟開擴其侵地，非徒治荒蕪已也。地為淮夷所侵，疆界已亂，故隨闢土而隨布以徹法也。疾不恤民瘼，棘更張大轡，未極，即指徹法言。輔氏曰：辟其侵地，治其疆界，井其田畝，豈無以為病者。淮夷甫平而遽狀為此，豈無以為急者。而王之心則不然也。但欲反舊而使之取正於王國之法度耳。卿嬭云：末二句緊頂此說，于疆于理，正徹田事也。

王命召虎四章

卿嬖云六句分旬謂治經營疆理之事也宣即布此經營疆理之命文武受命以下則皆王命詞蓋追述之為下文褒賞地也召康公宣布政教日闢國百里所以為文武楨幹而其蹟亦在江漢之間故云是似肇敏謂自爾闢之戎功即經營疆理末句以報功款之

釐爾圭瓚五章

古義云瓚者祭時酌鬯以獻尸之器其柄以圭為之疏義云周禮小宗伯注天子圭瓚諸侯璋瓚故上公未錫圭瓚則璋瓚而已古義云鬯之為酒以合釀秬鬯二物而成主秬而言則謂之秬鬯主鬯而言則謂之鬯鬯羅願云若諸侯則天子

賜之圭瓚狀後為鬯未賜圭瓚則資鬯于天子故先儒說再度記天子以鬯諸侯以薰者謂未得圭瓚之賜則用薰得賜日用鬯耳爾雅云彝占壘器也占中尊也孫炎云尊彝為上壘為下占居中詩緝云按禮圖六彝為上受三斗六尊為中受五斗六壘為下受一斗孔疏云此及尚書在傳皆云秬鬯一占者當祭之時乃在彝未祭則在占賜時未祭故占盛之毛傳云九命錫圭瓚秬鬯孔疏王制云三公一命衮若有加則賜三公八命復加一命乃始得賜是圭瓚之賜九命乃有也禮右山大川不以封諸侯有大功德乃得賜之故云諸侯有大功德賜之名山土田附庸毛傳案召在岐山之陽采地之

名且為畿內之國書傳無不稱出封之文則益之土田大於故耳。○卿嬭云承上錫社來六句分策命止上四句一說亦帖云按此六句大都以策命之意彙括成文正不必拘泥。○謝氏曰三代令王不責臣子以事功惟勉臣子以忠將本於人心天理而感動之也。盤庚亦得此意。

虎拜稽首率章

卿嬭云首四句是報稱下為勸勉也。稽首是拜于康公之廟正用圭鬯以祀其先之時對者不墮君命揚者不隱君賜也。作召公考謂作廟器以勤策命于上則宸章與鼎彝並垂不朽故謂之考即考王命文成也。萬壽考亦是勤于策命之後者明之句只呼過重不已上連下二句作一串看蓋失文德以治四國乃功之所以不已也。令聞九內修外攘皆是勿專泥平淮言矣。文德要補出武功來見不徒尚武功又陳德教是報謝無窮意也。疑問云治有自朕淪治意詩緝云宣王若以武功廢虎而虎乃以文德勉宣王蓋不務己之功而納君子德意度遠矣。○考古圖云卿周大夫也。

赫之明之首章

常武

蘓氏曰南仲文王之所使伐獫狁者也。陳氏曰周家不特設三公替兼職而已。輔氏曰南方之國則淮南諸國也。○卿嬭云是親命一公以治軍事也。赫之明之是非昔之委靡闇弱。

也。就今上見，要得中興意，整是比什伍之部分，以兵數言也。修是選車馬精器械，以兵政言也。玩以字，亦不必板對。敬戒，即有嚴有翼意，是行師第一義。亦見天子親征，比尋常嚴翼更別。或在淮北，南侵則諸國為之不安，故云狀。輔曰：既敬既戒，臨事而懼也。胡氏曰：既敬則不敢輕肆，既戒則不敢妄殺。此其所以為王者之師也。謝氏曰：宣王命將多取之，世臣何也？文事武備，素講於家庭，定亂持危，常在其念慮。一日用之，必老成持重，不以輕易誤國事矣。○一說古義引鄒忠胤云：考之竹書紀六年，召穆公伐淮夷，王伐徐戎，狀則平淮，平徐二師，蓋一時並發也。其錫召穆公命則紀年亦云歸自伐徐也。

王謂尹氏二章

孔疏云：楚語云：重黎氏世叙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為司馬氏，則是宣王始命程伯休父為同馬官也。程國伯爵，休父字也。濮氏曰：程畿內邑在豐。○古義云：戒，與上章既戒之戒不同。當作誠，說文云：敕也。鄭云：軍禮，同馬掌其誓戒，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天子六師，一師之衆有五旅也。毛傳云：浦，涯也。曹氏曰：禹貢徐州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其地廣人衆矣。若淮夷，則東夷之種，散處淮浦者爾。陳氏曰：淮夷，即徐別之夷，而服於徐者。徐指徐國一統。

甚云直隸鳳陽府泗州古徐國徐城在州北五十里朱子曰
三農土中下農夫也說約云三農疏引太宰九職注又曰原
濕及平地之三農曹氏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老故必不留
不處狀後三農得以就緒王氏曰此所謂耕者不廢也○鄉
壤云左右以下皆策命之詞左右陳行謂結陳而行部伍之
整齊也戒我師旅即陳師鞠旅意紀律之嚴明也率省是一
時事淮浦即是徐土率有環視意省有熟察意求其為亂首
者伐之不欲溢及無辜也留是宿兵以鎮之處是遷延不還
恐將驕而慢敵則曰既敬既戒恐師老而妨農則曰不留不
處是為王者師也

赫業三章

古義云曰徐土曰徐方曰徐國非有二地特變文耳○鄉壤
云此言王師在道時事赫二句重天子自將上見威靈光
顯氣勢昌感自共命將出師者不同徐方畏服皆本于此若
舒六句一氣滾說下舒徐而安行師有度也繹騷震驚如
雷霆作于其上皆有摧擊之虞先聲已奪其心意一說說約
援韻脚云此章若赫業自將之天子其威可畏而師行安徐
非有急遽也狀雖其師之出不疾不徐而徐方騷動已非一
處矣故以之震驚乎徐方則如雷霆之忽作徐方既已震驚
不遑安也

王奮厥武四章

說文云潰水厓也鄭箋云醜衆也○劉氏曰此言王師至徐
布陳而制勝也古義云震怒只一意如震者如雷之威如怒
者如天之怒而雷鳴不已欽按只是謂如雷之怒也古義云
虎臣拔勇如虎之臣所謂戰將也不指皇父休父卿瓌云進
厥四句是將帥士卒皆以王之武為武也虎臣沒言如虎自
怒見怒出于忠情意鋪言其衆之集敦言其陳之厚仍執言
其勢之雄若就而執之不勞餘力者狀不可作已執了截彼
二句即無失我陵四句意疏義云截狀以兵勢言謂王師所
在其威可畏也

王旅嘽々五章

卿瓌云此是征伐時事首句提起如飛如翰言從事敏而赴
闕疾可以履其不及備之謀也如江如漢六師衆而群雄集
可以疲其不能支之力也如山之苞以逸待勞以主待客率
狀臨之而不驚也如川之流實陳而來擁衆而至銳狀當之
而不懼也縣々言部伍縣屬首尾相顧非衝擊之所能離也
翼々言行隊整齊左右奮揚非掩襲之所能潰也不測言奇
正互發而離合無常知者無共知其謀也不克言戰勝攻取
而動出萬令勇者無共角其力也又云以此萬令之師而大
征徐國有不戰々必勝矣夫誰共戰哉一說古義云縣々二

句申上四句而言也既不可測度又能改而勝之
王猶允塞卒章

卿嬖云此成功而班師事也王猶本平日內修外攘言允信而塞實此中興之本也來者歸附同者集合就心服上說皆信實之猷字之使然故曰天子之功四方三句只就天子上鋪張一番緊接下班師上去還重在上半截來庭誓首而稱臣也不回革心而後順也四方亦只就徐彥說王曰還歸即日班師見昔之親征非得已意舊說曹氏曰宣王北伐獵狁西征羗戎南威蠻荆獨徐方未服今來朝於王庭則四方既平矣古義云王猶允塞王曰還歸皆因取為戒也朱氏曰戒其武功之不可黷而勉其文德之不可不修也

篇題義朱子曰詩中無常武字特名其篇蓋有二義有常德而立武則可以武為常則不可此所有美而有戒也殿氏曰詩中摘字名篇則名未必有意特立篇名則名必有意

○瞻卬昊天首章

鄭箋云惠愛也孔疏云蟲賊是害禾稼之蟲蟲疾是害禾稼之狀毛傳云罪罟設罪以為罟○輔氏曰此蓋極言天下之病卿嬖云瞻卬二字還是望惠于天邦靡有定指國家大勢言勿以國論國政言此乃人所為而歸之天者無所歸咎之詞任用非人刑罰不當無有平彘屆止平彘瘳愈民之所以

病也。○羅氏曰：周禮司刑注：鬼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酒正注：奄，精氣閉藏者，內門則用奄以守之。

人有土田二章

卿壞云：此章黷貨淫刑，俱以王言說通云。一章形容政刑顛倒之狀，即不外姦賊罪罟，狀不必分頂。古義云：土田，人民乃諸侯卿大夫所有，無罪有罪，則兼括士民而言。

哲夫成城三章

韻會云：說文，臯，

今案奴喊之類

不孝鳥也。日至捕臯，磔也。以鳥頭在

水上，會意。詩注：一名流離。爾雅：鳥少美而長醜為鷓鴣。注云：

鷓鴣猶留離。陸璣云：自關而西謂臯為流離。其子適長大，還

食其母。漢儀：夏至賜百官臯羹，欲絕其類也。夏至微陰始起，

育萬物，臯害其母，故以此日殺之。又爾雅云：臯，鷓鴣。郭注云：土

臯也。羅願曰：臯穴土以居，故曰土臯。劉子曰：炎州有鳥，其名

曰臯，偃伏其子，百日而長，羽翼成，既食母而飛，蓋稍長後母

索食，母無以應，於是而死。欽按：唐陳藏器本草拾遺云：鷓，即

臯也。李時珍綱目從之。鷓解見鷓鴣篇。臯，鷓鴣，土臯，蓋臯類別

一種耳。爾雅云：怪鷓，郭注云：即鷓鴣也。訓沙結又呼為福盧二者見廣雅

古義云：鷓，怪鷓，即鷓鴣也。亦名鷓鴣，與鷓鴣不同。彼但名鷓

以其為鷓屬，故謂之鷓鴣耳。埤雅云：鷓鴣，一名隻狐，晝無所

見，夜即飛，噉蚊蠅。莊子所謂鷓鴣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瞑目，

而不見丘山者其鳴即雨為國可以聚鳥爾雅翼云梟今人
養以致鳥後漢五行志稱衆鳥之性見非常斑駁好聚觀之
至於少爵希見梟者梟見尤聚李時珍曰鴝鴖大如鴝鴖黃
黑斑色頭目如貓有毛角兩耳晝伏夜出鳴則雌雄相喚其
聲如老人初若呼後若笑所至多不祥欽按時珍混鴝鴖木
兔為一誤矣爾雅雀音九老鴝音九郭注云木兔也訓都似鴝鴖而
小兔頭有角毛脚夜飛好食雞欽按大而黃黑斑無毛角者
鴝也亦名貓頭鷹小而黑白斑有毛角者是木兔也所謂鴝
鴝與鴝鴖鷹必是一物今以其聲驗之即是此云夜鷹也形
狀與鴝鴖迥異古義以為鴝鴖一名亦非也鄭箋云梟鴝惡
聲之鳥喻褒姒之言無善曹氏曰階者自下而上以漸而升
也孔疏云寺即侍也○娵嬖云哲夫只引起之詞哲本男子
之德若婦人而哲必將預外政未有不傾國者懿即根生哲
言據其外非不懿美而究其實反為梟鴝正以其多言而能
階亂也故總是厭而惡之如此首言降此大厲而階此厲者竟
自哲婦當之亂真匪自天降矣末兼婦寺者兩項人相倚為
奸者也為諧為愬替惑君心小人得志而刑罰不當皆由于
此○歐陽子曰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及斯矣使其一
悟掉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為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
也唐昭宗之事是矣

鞠人伎害四章

卿嬖云伎忒二字貫上起下言婦寺所以鞠人者其心伎害而變詐無常其言常巧于中傷人而使不可避此四句見婦寺之惡如此則其不可預政明矣下四句遂言婦人預政之非如賈二句引起下二句以君子而忘義計利以婦人舍內專外皆非所宜也

天何以刺五章

卿嬖云此窮亂本由于婦人而歸咎于王也何以刺何不富設為詰問令王自思不必指出其故威儀不類望之不似人君也人之云亡根惟予胥忌未殄如厥絕瘁如病危單承之亡說萬時華云介狄一語驪山之禍已遠觀之矣國語晉獻公伐驪戎獲驪姬歸史蘧氏曰有男戎必有女戎卒以男戎勝戎而我亦必以女戎勝晉注云戎兵也女兵言其禍猶兵也

天之降罔六章

亦帖云優者紛至薦臻之意幾者幾彰禍迫之意卿嬖云西言降罔只是疊語不甚重所重只在人之云亡心之憂悲以救亂之無人也

感涕檻泉卒章

說通云皇祖指文武也○卿嬖云首言泉之發必有其源與

憂之生必有自始寧自今矣言自哲婦入宮之初即已憂之
但宜含蓄不得明言不自我先二句蓋怨詞也天之克鞏要
在禍亂中見出能降亂而使之危亦能挽亂而使之固無忝
皇祖以親賢遠色看式救爾後指幽王之將來與其子孫說
是天疾威首章 呂是

疑問云首章姑咎天沈言饑饉流亡之可憫古義云天篤降
以死喪之禍下文饑饉是也季本云以國事為已事故曰我
居圍也卿嬖云流是流徙壯者散之四方亡^是死亡即老稚轉
乎溝壑因而土地皆荒居勿對說

天降罪罟二章

極害也見正月篇古義云過說去云避也回轉而避于正道
言去正就邪也○卿嬖云此言天之禍民本于小人見用小
人為致亂之由天降罪罟貫下說即指蝨賊昏極之人言凡
此輩羅織善良使手足無措真罪罟也本由王用而曰天降
是無所歸咎之詞禾稼之有蝨賊其害在內國家之有小人
其害亦在內故曰內訌訓潰如癰疽之內壞也昏極靡共
謂心志昏亂極喪不思其職業回遙指蝨賊昏極之行請
共俾予靖之意同或共亂生不彘意同

臯之訛三章

卿嬖云此言亂臣不知而賢臣不用亦推致亂之由也臯之

訛。輯錄云。頑不知道。緩不共職。通解云。又善於毀人以自
蓋也。說約云。下三句正與上反。古義云。我代為兢業者之自
我也。位。所居之職位也。

如彼歲旱四章

卿嬖云。此承上說來。極言國之憔悴。而決其危亂也。歲旱三
句。形容民之憔悴。而如字。乃形容之詞。非喻也。惟蠹賊昏掾
者。斲其治脉。辜訛玷欽者。涸其治源。故民憔悴。王澤枯槁。請
說云。如草之遇旱而不遂其茂。如苴之棲木而不濡其澤。

維昔之富五章

朱子曰。九章粟米之法。糶十。稗九。鑿。以待御。七。糶米一斛。治
而成稗。則九斗矣。○卿嬖云。此重傷困窮之甚。而嘆小人之
可憂也。四句緊連說下。重下二句。疾即上饑饉死亡說。比不
富更甚一層。所以致是者。以君子載尸。而小人用事故不遂
言小人之不避君子而憂之。輔氏曰。愴怳謂憂亂而無情緒
之意。

池之竭矣六章

或問此章疑是比體如何。朱子曰。作比為是。○卿嬖云。此言
小人誤國亂之本也。上四句是借字發意。重而自字。言小人
明。潛亂。而人曾不識此者。不云自頻。不云自中。此所以縱
恣益甚。而其禍遍矣。故曰溥斯害矣。憂弘。承害溥來。不裁我。

躬非獨為一己慮正以見其害之溥也。亦帖云引是長說。弘是淵說。疏義云小人致亂而乃相與容隱之則君子必將蒙禍矣。

昔先王受命卒章

卿孃云此正言今日致侵消之事而追古傷今蓋深嘆王之不用舊也。但說箇召公便見用賢說今也。日蹙國百里便見不用賢語意引而不發到末不尚有舊其意顯狀古義云曰辟曰蹙皆以國勢言借百里以形容之耳。不尚有舊者謂老成人猶在也。第三章言兢業即其人耳。卿孃云當時去宣王中興不遠其老成耆舊尚有存者故詩人只說不尚有舊而有之不用意自冷狀言外了而不了含蓄意味無窮。陳氏曰此詩及前篇末皆有拳望治之意前詩望其改過而無忝皇祖此詩望其改圖而擢用舊人。薛方山曰此詩居變雅之終而此節又居此詩之終慨然有懷文武周召之盛以寫亂極思治之意猶下泉之終變風也。

後語 卿孃云周南繫周公召南繫召公明公之盛必有關於二公也。風之終繫以豳雅之終繫以召是明化之衰必有思于二公也。潘望江曰厲王無道而宣王中興故雅詩猶存幽王無道而平王不復此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5260